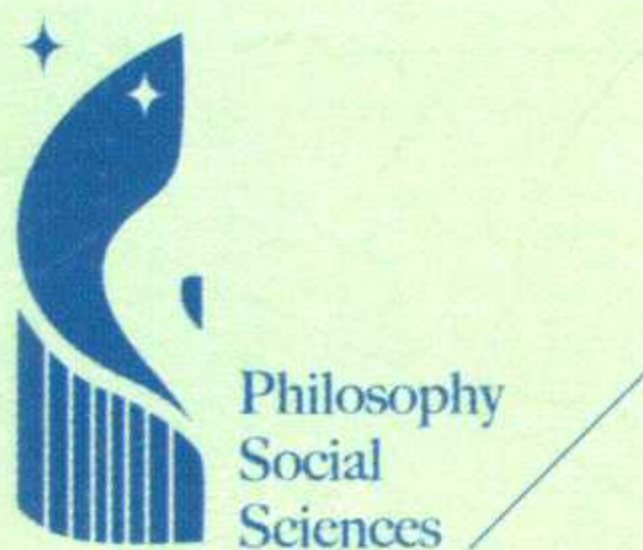


中国书籍学术之光文库



中国古代语言学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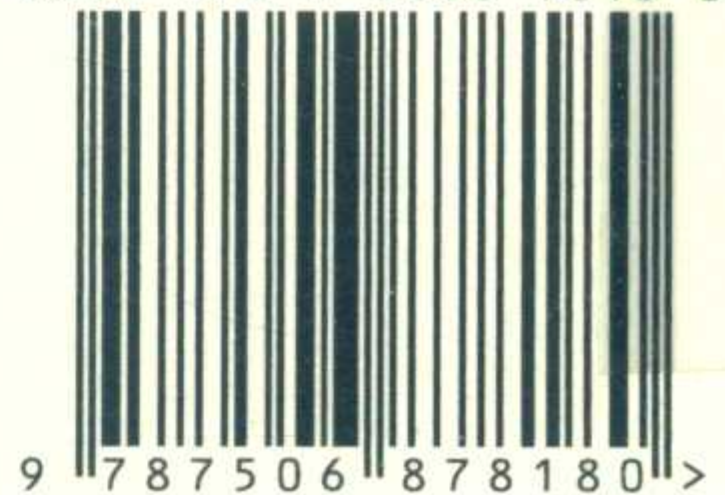


蔡英杰 | 主编

责任编辑 刘舒婷 李田燕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 中国书籍学术之光文库 |
The Academic Light Library of
Chinese Books

ISBN 978-7-5068-7818-0



9 787506 878180 >

定价：99.00元

中国书籍学术之光文库



中国古代语言学文献

蔡英杰 | 主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语言学文献/蔡英杰主编.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20. 2

ISBN 978 - 7 - 5068 - 7818 - 0

I. ①中… II. ①蔡… III. ①古汉语—文献 IV. ①H10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27287 号

中国古代语言学文献

蔡英杰 主编

责任编辑 刘舒婷 李田燕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41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20 年 2 月第 1 版 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8 - 7818 - 0

定 价 9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近年来，原典的阅读在高校课程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引起了广泛关注，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重视。大家普遍认为，如果缺少对原典的阅读，只是粗浅地了解一些理论上的皮毛，既无法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也无法形成较为深厚的理论素养。加强原典著作的阅读，并不断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对于本学科的成熟和完善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我们根据教学需要，编写了这部《中国古代语言学文献》。

语言文字学在我国古代被称为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部门。因为它是研习经学的基础，因而历来受到重视，出现了一批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名著。对大学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以及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生来讲，语言文字文献的研习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面对这些经典文献，学生们却普遍感到迷茫。既不知道阅读这些文献的意义和价值，也不了解研习这些文献的方法和途径。本教材可以看作是引导学生阅读中国古代语言文献的一部基础性的入门书。

《中国古代语言学文献》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文字部分、音韵部分、词汇部分、语法部分。文字部分主要涉及《说文解字》《玉篇》《类篇》《龙龕手鑑》《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七部文献；音韵部分主要涉及今音学、古音学、等韵学、近音学等方面的音韵文献；词汇部分主要涉及《尔雅》《方言》《释名》《广雅》四部文献；语法部分相对较为零散，除了先秦诸子和汉唐注疏中语法思想的梳理之外，主要对《助语辞》《虚字说》《助字辨略》《经传释词》等几部虚词专书中的语法学思想进行系统总结，最后介绍了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开山著作《马氏文通》。以上四个部分分别对中国传统语言学各领域主要文献的版本、体例、内容、评价、影响及研究概况做出了较为系统的整理。作为一部教材，我们还在每章的结尾部分附上了思考与练习。

本书写作的基础是原典阅读。我们在此基础上查阅相关材料，对语言文献各个方面的信息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对于版本的流变，我们参照了相关专书研究的资料；在专书研究成果的综述部分，我们主要选择那些对本体研究参考意义较大的研究文献；在版本的选用上，我们采用比较通行的本子；在一些尚有争议的观点上，我们列出影响较大的几家观点，并给出倾向性意见。

本书的编撰在语言学、文献学领域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语言文献是语言本体研究的基础。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回到原点，通过原典阅读，对传统研究方法和成果加以继承，进而促进其发展。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优势在于我们拥有丰富而连续的书面文献材料。但也存在缺点，就是这些材料较为零散，不成体系，需要我们做出整理。目前语言文献这方面的工作有人做过，但仍然不够深入，不够细致。我们编撰的《中国古代语言学文献》的另外一个目的便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本书在文字、音韵、词汇、语法四个领域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首先，它填补了我国传统语言文献整理的不足，对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次，从文献学的角度上讲，语言文献是传统文献整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的整理，对于这方面的深入开掘有重要的启示。再次，语言学和文献学的交叉课程缺少一部较为完善的教材。本书选取的材料范围和思考题设置的难易程度均考虑到研究生阶段的实际情况，对于加强研究生阅读语言学原典著作的能力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最后，本书为语言学和文献学专业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为详尽的资料，并分出专题，方便读者进行查阅和使用。总之，本书将原典介绍、版本流变、研究概况融为一炉，使读者对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

本书的适用范围为高校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此外，对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编 文字学文献

第一章	《说文解字》	4
第二章	《玉篇》	16
第三章	《类篇》	31
第四章	《龙龕手鑑》	41
第五章	《字汇》和《正字通》	50
第六章	《康熙字典》	68

第二编 音韵学文献

第一章	韵书产生以前的语音研究	86
第二章	今音学文献——《切韵》系韵书	97
第三章	等韵学文献	117
第四章	古音学文献	132
第五章	近音学文献	151

第三编 训诂学文献

第一章	《尔雅》	169
第二章	《方言》	186
第三章	《释名》	195
第四章	《广雅》	204
第五章	《一切经音义》	211
第六章	古书疑义举例	227

第四编 语法学文献

第一章	先秦诸子有关语法的论述	242
第二章	经典注疏中有关语法的论述	249
第三章	《助语辞》及其他	262
第四章	清代的几部语法学著作	268
第五章	《马氏文通》	285

第一编 01

文字学文献

引 论

汉字历史悠久，若从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发掘的陶器文字算起，中国文字的产生历史要远溯到六千年前。殷商甲骨文，是我国现在已知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距今也已有将近四千年的历史。在中国传统语言学（主要包括文字、训诂、音韵三个方面）中，对文字的研究，时间早，起点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形成了系统的文字学论著——字书。

一、中国古代文字学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

中国古代文字的研究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客观原因。这主要是文字自身的性质决定的。语言作为交际工具，使用最为频繁，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最受人们关注，其产生也远早于文字；但是语言有一个致命弱点——随着语音的结束而消失。而文字的出现弥补了这一不足，使语言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和载体，“它不仅能传到远方还能流传后世，对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保存历史文献典籍，对丰富人类文化宝库，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①。正因为文字自身具有如此优势，所以人们对文字十分重视，对其研究也着手较早。其次是主观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文字也随之发展演进，而且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作用日益突出，人们对其认识也由原来的自发性发展为自觉性，最显著的例子是“小学”的兴起。据《大戴礼记·保傅篇》记载，从西周时代就开始自觉地进行文字的教学了。最初的“小学”指学习六艺和六仪，后来范围逐渐缩小，仅指六艺之一的“书”了。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小学”是经学的附庸，是为经学服务的。经学是汉代以后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处于独尊的地位，作为经学的一部分的小学自然也就受到重视。统治者宣扬经学的需要、选拔人才的制度等都促进了文字的发展。

二、中国古代文字学取得的实绩

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史籀篇》，那是秦国人教学童识字的书，现已亡佚。到了秦代及汉代，则有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

^① 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29页。

篇》、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篇》、李长《元尚篇》、扬雄《训纂篇》等。汉代，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又合称为《仓颉篇》，称为“三仓”。汉和帝时，贾鲂又写了《滂喜篇》。后人以《仓颉篇》为上，《训纂篇》为中，《滂喜篇》为下，也称“三仓”。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仓颉篇》残简和《急就篇》。

汉和帝时，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是我国影响最大的一部字书。许氏在前人的基础上，科学地分析汉字，按照汉字形体的构造来分类，共分540部来统摄9000多字，部首又按形体相近编排顺序，使《说文解字》成为一部内容上具有系统性、完备性，编排上具有条理性、科学性的字典。《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奠定了我国字典编写的基础。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是继《说文解字》之后的第一部楷书字典，在部首的编排及释义方式上都进行了许多改革，是我国文字学史上的又一重要著作。宋代司马光等人奉诏编纂的《类篇》是和《集韵》相辅而行的一部字书。几乎与此同时，北方辽国和尚释行均为了阅读佛经的方便，编写了一部《龙龕手鑑》，收入大量异体字，主要是为和尚们念诵佛经服务的。明代梅膺祚的《字汇》，在前人的基础上，体例有较大的改进，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字书。清代的《康熙字典》，是我国古代字书的集大成之作，收字达47000余字，引书丰富，体例详备。

三、整理中国古代文字学文献的意义

整理我国古代文字学文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通过系统地梳理，可以让我们对我国古代文字学文献有一个纵向的认识，了解各个时代字书的发展状况及其不足。先秦及秦汉时代的字书多是满足识字的需要，用于教习学童识字，直到后汉的《说文解字》，才有意识地对语言文字自身的性质进行探讨。后来的各部字书，对文字的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尽管各个时代的编写者都在努力使字书的编写达到完美的程度，但是由于时代和技术等方面的限制，仍然有不足之处。如从《说文解字》开始，就出现的查检不方便的情况，直到《康熙字典》都没有完善解决。另一方面，字典中保存了丰富的语言信息及文化信息，我们不仅可以借此了解汉字在不同时代的字形、字音、字义，而且可以借此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民俗等信息，对于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体认以及对古代典籍的学习与研究都大有裨益。

第一章

《说文解字》

第一节 《说文解字》及其作者

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今河南漯河市郾城县许庄村）人，大约生于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他是汉代有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是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汉书·儒林传》记载：“（慎）性纯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洮长。卒于家。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议》。”他担任过汝南郡功曹，举孝廉后，入京师任太尉府南阁祭酒，曾在东观校书。后又任沛郡洮（今安徽固镇东）长，未就职称病归故里。在建初八年（公元83年），许慎入京师，师从贾逵，精研古代典籍及文字。他“博采通人”，“遵修旧文”，于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编成《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后又经过多年修改，直到建光元年（公元121年）病重，才派遣他儿子许冲把《说文》上奏朝廷。《说文》是我国划时代的第一部字典。

许慎生活的时代，是古文经学派和今文经学派争论激烈的时期，许慎是古文经学派的健将。他十分重视文字的作用，《说文叙》云：“盖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①就是说文字是经典六艺的基础，是治理国家的先决条件。前人用它来垂示后人，后人靠他来认识古代文化。“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②他认为，五经之道灿烂光明，而文字是其赖以产生的载体。可见，在许慎看来，文字是文化的基础和根本，也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得以传承的载体，所以不可不对文字采取审慎的态

^①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版，第316页。

^② 同上书，第320页。

度。可是当时的情况是：“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①也就是说当时的太学生争相以隶书来说解文字和经义，宣称秦朝的隶书是仓颉时代的文字，说这是父子相传怎么可能改变呢！于是胡说：“马头”加“人”是“长”，“人”拿着“十”是“斗”，“虫”是“中”字的中间竖笔弯曲而成，可见当时对文字的曲解程度。许慎为了改善古文经学的地位，为了使人们正确理解文字形义，决定写一部书来纠正当时的不良风气。他历时几十年，终于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

第二节 《说文解字》的版本

据《说文叙》可知，《说文》是汉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写成的，到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才献上，不到百年，该书就广为流布。但自曹魏以后，隶书和真书通行，很少人研习小篆，一直到唐代用《说文》《字林》和《石经》取士，《说文》才被重视起来。唐代开元以来，国子监置“书学博士”，以《说文》《字林》和《石经》并重。

《说文》传至唐代，篆法多失原貌。唐代宗大历年间，李阳冰工于小篆，曾刊定《说文》，修正笔法。他认为《说文》原本十五卷，篇帙繁重，便改分三十卷。徐铉《进说文解字表》云：“唐大历中李阳冰篆迹殊绝，独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此言为不妄矣。于是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师慕，籀篆中兴。然颇排斥许氏，自为臆说，夫以师心之见，破先儒之祖述，岂圣人之意乎？今之为字学者，亦多从阳冰之新义，所谓贵耳贱目也。”可见李氏刊定《说文》曾经盛行很久，但因其中独抒己见的地方，多与许说立异，为有识所訾。

南唐徐锴（字楚金）重订《说文》，作《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又据唐孙愐的《唐韵》，作《说文解字篆韵谱》五卷，用唐李舟的《切韵》次第。因为李阳冰好以私意说文字，不守许慎原说，徐锴作《祛妄篇》（《说文解字系传》里的一篇）专祛李氏之妄，驳李氏臆说五十多条。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徐铉（字鼎臣）又承诏和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说文》，详参众本，正误补阙；又因篇数过繁，分成上下共三十卷，奉敕雕版流布。因此，

^①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版，第315页。

今本《说文》在唐、宋时经过两次窜改，已非许书原貌。南宋孝宗时，李焘有《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三十卷，起东终甲，而偏旁各以形相从。

明清以来最流行的是二徐本，因徐铉为兄，其本被后人称为“大徐本”，徐锴为弟，其本称为“小徐本”。今天小徐本最好的本子是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由祁隽藻根据宋朝抄本刻写的本子，中华局1987年出版的《说文解字系传》就是根据祁氏本。大徐本有宋槧本。据说宋槧本有大字本和小字本的分别，但传世的多是小字本。明朝晚期，常熟毛晋及其子扆，依据宋刻本始一终亥小字本，以大字雕板印行，后来几经删改，成为当时通行的汲古阁本。

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孙星衍据宋本重刻大徐本《说文解字》，是为平津馆本。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陈昌治又根据孙本加以校订，改为一篆一行本，这便是中华书局1963年所据以整理出版的底本。

现在能看到最早的《说文》版本，是唐人写本。一为《木部》残本，一为《口部》残简。前者是清同治二年莫友芝得于安徽黟县县令张仁法，后辗转归日本人内藤湖南，藏于京都府恭仁山庄，又经内藤之手转与日本武田氏家族之杏雨之屋。《木部》6叶（页），共94行，每行2篆，存188篆。后者有二，一为日人平子尚氏所藏，存4字，未公诸世；一为日人某氏所藏，存6行，12篆，见于日本京都《东方学报》第十册第一分册《说文展观余录》中，为唐代日本人摹本。

第三节 《说文解字》的体例

许慎作《说文》，为中国文字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后世编纂字书立下了明确的规范。从编写体例上来看，许氏在《说文叙》中着重指出：“分别部居，不相杂厕。”^①又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②许慎依文字偏旁进行分部，他把所有的字按照形体的构造来加以区分，凡形旁相同的字就类聚在一起；以共有的形旁作部首，其他同形旁的字都系属其下；部首的顺序依据形体相近的原则来编排次序。这样，纷杂繁多、成千上万的汉字，都被有条不紊地编录在一起。许慎用540部来统摄9353文，一部之内依其意义远近为序。以下从三个方面就《说文》的体例进行

①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版，第316页。

② 同上书，第319页。

分析。

一、部首的体例

部首编排方面，许慎把“一”作为第一个部首，把“亥”作为最后一个部首，这就是所谓的“始一终亥”。“始一终亥”体现了许慎的哲学思想。许慎认为，天地万物都是从一派生的，因而由一开头，系联开去，探求上万个汉字的造字本源。许慎又把天干地支看成天地万物生死变化的一个循环系统，因而把天干地支字都作为部首，居于篇尾，以地支的最后一个字“亥”作为最后的一个部首，以说明变化至于穷极而归于一。除天干地支字外，《说文》基本按照“据形系联，形近相次”的原则，如“一”“示”“三”“王”“玉”等。此外，还有以义为次的，如“牙”“齿”两部的相次。各部里面的排列次序是从意义出发，基本上做到“以类相从”。如“木”部的次序，先罗列木名，次列树木的各个部分（木、柢、末、果、杈、枝、条、枚），再列木制品。水部大致也是先列水名，后列与水有关的动词和形容词。黄侃《说文略说》曰：“许君列字之次第，大抵先名后事，如玉部自‘璆’以下皆玉名也；自‘璧’以下皆玉器也；自‘瑳’以下皆玉事也；自‘琕’以下皆附于玉者也；殿之以灵，用玉者也。又或以声音为次，如示部‘禛’‘祗’‘禊’相近。又或以义同异为次，如‘祈’‘祷’同训‘求’，则最相近；‘祸’训‘害’，‘祟’训‘祸’，训相联，则最相近，大抵次字之法，不外此三者也。”^①此外还有一些特例，如凡是皇帝的名字，均置于该部部首之下的第一字，并且不加解释，这就是所谓的“上讳在首”。凡与部首形体结构相反者或叠部首为字者，均置于该部之末。如乏在《正部》之末，彳在《彳部》之末，聶（聶）在《耳部》之末，澀（澀）在《止部》之末。

二、说解的体例

《说文》说解文字，主要是通过字形的分析来肯定字的类型，阐明文字义、形、音三种要素间的密切联系。说解的次序是，每个字先说解它的意义，然后分析它的形体，有些字还注出字音（多用读若）。我们研究《说文》，要分析说解里“训义”“说形”和“释音”三个部分。例如：“皿，饮食之用器也；象形，与豆同意；读若猛。”“饮食之用器也”是说解“皿”字的字义，“象形，与豆同意”是说解“皿”字的字形。“读若猛”是说解“皿”字的字音。又如：

^① 蒋善国：《说文解字讲稿》，语文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0页。

“箒，竹器也；从竹，娄声。”“竹器也”是说解“箒”字的字义；“从竹”是说解“箒”字的字形；“娄声”是说解“箒”字的字音^①。以下从释义、释形、释音三方面展开详述。

（一）释义的体例

《说文》说解字义以本义为主。我们知道，掌握了一个字的本义就能辨别其引申义和假借义，所谓“本义明而引申、假借之义自明”。《说文》的释义方式有多种，最重要、最有意义的要数互训、推因和义界三种。

互训，是用同义词相互解释的一种释词方法。黄侃曾解释说：“凡一意可以种种不同之声表现之，故一意可造多字，即此同意之字互相为训，谓之互训。”《说文》中同义互训的形式是“A，B也”，“B，A也”。如：《木部》中，“柱，楹也”“楹，柱也”。这类两个字之间的互训是最基本的互训。其变体有同训和递训，同训即以一个字来解释几个被释字，如《疒部》疾、痛、疴、瘖，皆训“病也”，递训是递相为释；又如《口部》“咙，喉也”“喉，咽也”“咽，嗑也”。

推因，是声训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根据词的声音线索，探求词义由来的训释方式。黄侃说：“凡字不但求其义训，且推其字义得声之由来，谓之推因。”可见，推因的字与所训释的字不仅有语音关系，而且词义上也有渊源关系，这是从语源的角度进行释义。如《门部》：“门，闻也。”初看似乎不相涉，但许慎自有其用意。门户之门，人皆知之，无须解释，而一般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许慎的训释正回答了其所以然，着眼于门的命名的由来，这就是推因的方式。门、闻，古音属明母文部，音同。《淮南子·主术》高诱注：“闻犹达也。”闻可训“通达”，门设于城郭或院落通行之处，是通达城郭或院落内外的必由之路，故许慎认为门的命名源于闻。

义界，黄侃说：“凡以一句解一字之义者，即谓之义界。”即用一句话或几句话来阐述词义的界限，对所表概念的内涵做出阐述或定义的训释方式叫义界。它能使读者对所释之词达到全面准确的认识。如《车部》：“辘，车小缺复合者。”“辘”字的意义是车走到中途受到轻微的损坏，修理好了再继续前进，因此又有中断复继续的意思。

除以上三种释义方式外，《说文》中还用了许多其他的释义方法，如描写形象、比拟事物等。在实际应用中描写和比拟往往结合使用，如《牛部》：“犀，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顶，似豕。”《玉部》：“琮，瑞玉，大八寸，似车

^① 蒋善国：《说文解字讲稿》，语文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1页。

缸。”“一角在鼻，一角在顶”“大八寸”是描写，“似豕”“似车缸”则是比拟。

(二) 释形的体例

在说解中，许慎首先区别了“文”与“字”。《说文叙》：“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即文是独体的，故只能“说”，是字的本源，而字则由文孳生而成，因此可以拆解开来进行分析。《说文》是以六书理论为框架来分析汉字的结构，进而揭示其本义的。但严格地说，许慎只用了前四书，《说文》在释形时没有一处明确指出“此假借”“此转注”。前四书的说解方法具体如下。

象形的说解体例有四：

- A. 象形，例如：“气，云气也，象形。”
- B. 象某形，例如：“自，鼻也，象鼻形。”
- C. 象某某之形，例如：“乎，语之余也，象声上越扬之形也。”
- D. 象某某，例如：“水……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也。”

指事的说解体例有四：

- A. 指事，例如：“上，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
- B. 象形，例如：“𠂆，倾头也。从大，象形。”这里所标明的象形，实际是指事。
- C. 象某某之形，例如：“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
- D. 象某某，例如：“凶，恶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

会意的说解体例有七：

- A. 从某某，例如：“裨，棺中缣裹。从衣、帛。读若雕。”
- B. 从某从某，例如：“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
- C. 从某口某（或从某口口口某）例如：“休，息止也，从人，依木。”“婦，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
- D. 从某从某会意，例如：“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
- E. 从某从某从某，例如：“望，月满与日相望以朝君也。从月，从臣，从王，王，朝廷也”
- F. 从某省，从某，例如：“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 G. 从某从某省，例如：“𦨇，船行不安也。从舟，从𠂆省，读若兀。”

形声说解的体例有八：

- A. 从某，某声，例如：“放，逐也。从支，方声。”